

● 杨继仁 著

活法

中国文联出版社



90149509

I247.5

1430

活法

杨继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法/杨继仁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ISBN7-5059-2558-X

I. 活… I. 杨… 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3018 号

活 法

杨继仁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永清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208 千字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 7-5059-2558-X

I · 1893

定价: 15.20 元

第一卷

花開花落兩由之

——
魯迅

第一章

“你真要走?”

“唔。”

“何苦! 厂长当得好好的, 几百号人听你安排, 别人求都求不来, 你倒爽快, 咣当一声全扔下, 远走海南! 你晓不晓得, 海南孤悬海上, 地老天荒, 自古以来都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苏东坡就被赶到那儿, 苦吟不成诗……”

“算罗算罗, 你们文人就爱把事情想得这么复杂。锅儿吊起了还可以当锣打! 何况, 今非昔比。一本老黄历能管一千年?”

“哎! 咱俩说不上是毛根朋友, 总是十几年哥儿们吧。你出走总有个原因嘛, 未必, 未必就因为你离婚……这年头, 算啥呀!”

李云友擦了江岩一眼, 目光变得沉郁了, 猛吸了一口烟, 将烟蒂往缸里一戳, 站了起来, 几步走到窗前, 唰地一下拉开窗帘, 两手一推, 玻璃窗打开了。

室内弥漫的烟雾争先恐后朝窗外挤去，亮丽的阳光照了进来。

李云友转过身，眯缝着眼睛，用懒洋洋的声音说：“喂，江兄，外面的风景好得很嘞。”

江岩听得出他话中有话。

阳光将李云友的头肩勾勒出鲜明的剪影，黑白分明。

哦，半黑半白，赫鲁晓夫的墓碑就是这样……江岩脑袋里突然冒出这个古怪的念头，连他自己都觉得荒诞。莫名其妙！他挥挥手，把眼前的烟圈赶散，同时把脑袋里的怪念头赶跑。

此时，他的心情很好，认定老朋友出走小城是荒唐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外面的风景的确不错。

李云友的家座落在这座小城西门附近的山岩上，站在窗口，正好俯视团江。

墨客骚人形容团江像一条玉带，在内井市（昔日叫内井县）腰上缠了一圈，大开大合，“一水周遭，环抱八十，仅里县当其中。”网开一面，一条狭窄的通道将小城和四野连在一起了，风水极好，要出大富大贵之人。于是，几个版本的《内井县志》上搬着指数说这块土地上出了多少个状元进士，出了多少个画家诗人，于是的于是，便自命为“书画之乡”、“文化之乡”。李云友不认这个帐，他说团江不是玉带是绳索，把这座小城镇绑得死死的，楼房变来变去，盘子就这么大；城里人蹦来跳去，都窝在这个圈子里，人气浓浓的，火气也浓浓的；还说老是数抖过去的圣人当不了饭吃，要把经济搞上去腰板儿才硬。江岩听了最不服气，家乡嘛，何必说得这么难听，不晓得和云友斗了多少次嘴。张三有理，李四也有理，谁也服不了谁。那时

节，李云友还没有离婚，两个男人的女人停止了悄悄话，在一旁抿着嘴笑，笑不解气，便抢白几句：你们又不是市长，要你们瞎操心，多事！想想，也是，两个男人又互相敬烟，端起杯子喝茶。

此时此刻，团江才不管你古人今人如何嘀咕它，正舒舒服服伸展或蜷曲腰肢，揽满一江阳光，漂漂亮亮不紧不慢在小城四围踱着步，潇洒够了，派头够了，才一耸腰一用劲往东流去，一古脑儿钻进长江怀中。五月时分，菜花黄了，麦子半人高，次第铺开，黄的翠的都耀人眼，把团江北岸一座座圆顶山丘渲染得艳丽撩人。

正对云友窗口对岸的那座圆顶山半腰，是直上直下黑森森的石壁，正中一孔黑咕隆咚的石洞，一直钻进山的深处。这艳丽风光中的一团黑，似画师不经意掉下的一滴墨汁，扎眼。

晨雾又浓又潮，罩得江山屋宇不见踪影，天地混沌。“轰隆！”一声巨响震天动地，一城人惊梦。迷迷糊糊睁开眼，咋啦，垮天啦？“嘎嘎嘎！……”一声声高昂的鸭叫从那石壁的黑洞中传出，撕风咬浪。一道金光猛地掀翻雾罩，一只金鸭子振动金翅膀，高歌着，扑棱着，冲出山洞，朝墨绿色的江水一头扎去。江水透明，金晃晃的光映照两岸的山峦田畴。金鸭钻出水面，一扇翅膀，一块沙洲立时躺在水中——大洲坝。金鸭展开金翅，轻快地踩着水面，一路顺流而下，一路高歌着。江水转弯处，金鸭又一头扎进水中，江水黄灿，当金鸭昂头出水面，扑棱金翅，江中又托起一块沙洲——二洲坝。凡事者三，三块洲坝一字长蛇躺在江中，上面长出茂密而饱含甜汁的马儿杆草。金鸭游到四合塔下，长鸣一声，凄厉而痛苦，转过弯，消逝得无影无踪。江面归于寂静，被撕开的晨雾又悄悄合拢，又浓又潮，遮天蔽

日。

老人拥被坐在床上，满布皱纹的脸刻满虔诚，对围在身边惊惶的儿孙们说：“得，得！咱内井县要出大富大贵之人了，金鸭冲出气孔，出山嘞！”他自顾自念起从祖辈就流传下来的民谣：“气孔照沙洲，江水日夜流。大路朝天铺，一去不回头！”儿孙们惊愕不定，仰脸望着老人。“唉，咱内井自古就出人才，在家无出息，走出门才成得了人尖子，唉……”一声沉重的叹息消逝在土墙黑瓦间。

江中，一只运糖船起航了。船桨摇动一江水，牵动一团雾，吱嘎吱嘎朝下流驶去。船尾上，一个穿粗蓝布长衫的青年频频回首，满脸泪痕，连他拖在背后粗长的黑辫子也湿漉漉的。

他就是今日名满天下的中国画大师李小万。如果还活在世上，该有一百岁了吧。

李云友和江岩站在窗前，看着不错的风景，都不想再说什么，想着各自的心事。

对岸山壁上的气孔在李云友眼中如此阴深不可测。气孔自然不会为他开，自认俗人一个。他父亲说，气孔怕有一百年没有开了。现今活到一百岁的老人有几个？扯淡！不过，父亲说得好，四川人窝在家里是条虫，冲出夔门才成龙。自认是俗人，俗人也有自个的日子，你看我这辈子……云友脑子里像团江中的回水沱，旋来转去，一会儿是妻子……是前妻姣美的脸庞，一会儿是小女扎在头上的蝴蝶结，一会儿是……他将目光转向团江，江水慵懒得似乎睡着了，一动不动，铺盖着绚烂的阳光，梦呓着，吐出一沫白泡。哦，污染早该治理了，云友下意识想道。多事，团江应该是易水，男儿应该如荆珂，仗剑揖别不回头。不知不觉间，云友眼中有了悲壮之色，直挺挺的鼻梁向上掀了掀，

两眼微微湿润了。

江岩的目光越过团江，停留在那座圆顶山丘上，远远看去，上面那座两进两出的青瓦粉墙四合院，好似殷实的农家大院。四周是菜花麦苗，农夫怕要背着斜阳荷锄归了。细瞅瞅，这却是正在修建的李小万纪念馆。凑巧，藏着黑森森气孔的那座山依偎在旁边。神话与现实都交织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如梦如幻的感觉爬进江岩心中眼中。

云友收回目光，见江岩正专注地凝视着对岸那座山头，便顺着江岩的目光看去，眼中生出困惑，转头问江岩：

“你真地要去纪念馆？”

“当然！过两天去上班。”

“你是不是吃错了药，犯哪门子昏？别的地方不去，去那里！”

江岩不悦了，一转身，与云友面对面，眼对眼，反唇相讥：

“嗨，我劝你不应该远走海南，你就说我不该去纪念馆，来得好快也！”

“唉，不是我说，一些朋友怎样劝你的，纪念馆归市文化局管，市文化局如何，你又不是不知道。算了算了，你我都是四十上下的人了，四十不惑，自个的路自个趟。谁对谁错，日久自明，咱哥俩来个三年之约，行不行？”

“行！”

两人不约而同伸出右手，“啪！”互相狠狠击了一掌。

一团阳光被压进掌心，化作万千金星四散开去。

第二章

欢迎江岩就职的会议在李云友走出小城后的第二天举行，

地点在肥婆川味火锅店。这个地方独特，川人行事就得有川味。

素有天下第一菜系的川菜昂视阔步几百年，雄踞餐桌。这些年，川味火锅独军异起，登堂入室途中招兵买马，练得膀大腰圆，一当打进大大小小各种酒肆厅堂，一抡膀，将许许多多老牌川菜唏哩哗啦一古脑儿赶下了桌面。一时间，蜀中城乡，从大酒楼到小鸡毛店，似乎没有火锅就开不了业，桌子正中不起火就成不了宴，怪不得大名鼎鼎的赵忠祥偶然入蜀，在重庆吃了一次麻辣烫火锅之后，流着大汗赞不绝口，还把它请上了电视，惹得不少天南地北的美食家们流口水。

偏偏江岩就不喜欢火锅。

江岩的家处在市中心的核心，电影院、剧院、百货大楼环立四周，是开堂设店的黄金宝地。这两年，他眼睛还没眨几下，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他家为圆心，五十米半径内，真如雨后春笋生出了十几家火锅店，前后左右，乃至上下——江家在二楼，邻楼三楼、楼下一楼都有火锅店，他家完全成了悬浮在火锅汤中的“孤岛”了。这座小城嘞又很有特色，房连房，楼连楼，绝无阙处，形成了人工天井，大马路小巷子就是这井字的一横一竖。有些人窝在里面觉得闷气，就说怪话了：“咱内井市名不虚传，城与名一致，咱内井人好福气，坐井观天。”其实，再转去一些年头，内井市也不是这模样，大街两旁是二层三层的商家店铺，一扇扇桐油漆得亮晃晃的木门板，一道道雕着戏中人物的柏木门楣，雅致！小巷内一座座四合三合小院，青砖瓦青石板，青砖砌就的风火墙用白灰一勾砖缝，这味，嘿，别提。悠悠晃晃之间，人口儿猛着劲儿涨，小城装不下了，就得扩张，于是在版图扩张上出了“新派”“旧派”之争。旧派者主张保留旧城风貌，在团江北岸建新区；新派不依不饶，振振有辞：旧的不去，何来新的？应该进行旧城改造。二派主张送到

市长书记桌上，切西瓜从哪里开刀都要伤着皮，不如将西瓜和刀子相安无事闲置一旁，市里就下了命令，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同步进行。万全的理论往往没有万全的效果。谁修房都愿在旧城区，水电煤气加人气都现成，谁愿去驾舟过桥的河对岸。自然内井市的水泥天井一叠叠码出来就顺理成章了。井嘛就有井的特色，是水井就会长出绿幽幽的苔藓，城市天井则另有一番景象。四川春秋季节多阴冷的绵雨，雨淅淅沥沥地下，街巷像遭了泥石流，满地泥泞，一下脚就是半鞋帮泥浆。江岩相识的幼儿园阿姨肖英最犯这个愁，穿那双托人从京城买回来的高统白羊皮靴呢，太亏，着黑色橡胶雨靴？又太土，没劲！好嘞，天不下雨放了晴，半天时辰，街道干了，汽车嘟嘟开过，车轮子卷起的黄尘飞飞扬扬，两边是井壁，不绝黄尘无处可去，只好往人家屋里钻。傍晚，载客的三轮摩托突突吼着，屁股喷着黑烟来凑热闹。火锅店自然不甘示弱，柴油烟与味携着锅中的水蒸气和菜蔬鱼肉等佐料的怪味，使这个天井有形的与无形的色香味俱全。

时时天天年年熏浸，江岩哪来胃口吃火锅？提起都头疼。

今天他非来不可了，一则是专门欢迎他，二则到一个新单位要给人留个好印象——咱们中国人最看重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印象”。

刚走进肥婆火锅店，店堂内电视机上的女播音员正在广播本市新闻：

“据刚刚结束的全省八市二区爱国卫生检查，我市以优异的成绩荣居卫生城市第二名……”

“见鬼！”江岩在心里骂了一句。

大铁锅里的汤咕咕嘟嘟冒着泡，红褐褐的辣椒在亮晃晃的

油汤里翻滚，淡蓝色的火苗舔着锅边，还没有吃，大家伙都开始沁细汗珠了。

魏裳边脱衣服边嘀咕：“这么辣，不知受不受得了？”他是个大胖子，李小万纪念馆筹备办公室主任，兼市文化局副局长，是在座的唯一北方人。

“魏主任，辣才有味道嘞，没问题，你在四川蹬打了二三十年，练出来了。”鼓吹麻辣火锅的牛苇也是个小胖子，二十出头就开始长肚皮了，精神特别好，用他的话来说：十处打锣九处在。

筹办的全体人马都到齐了，四男二女，六位。魏主任是兼的，局里的事他不会丢手，算半个。另一个副主任申一梦是画家，五十好几，是内江市美协主席，他更是三天打鱼二天半都在晒网，姑且也算半个。满打满算，有五个干活的人就不错了。江岩心想，人少点少些是是非非，纠纠缠缠，这个单位还可以。可惜，事实将证明他大错特错，只要有三个不安分的中国人凑在一起，就会烽烟突起，何况六个！鱼鳅鳝鱼青蛙腿早下了锅，香味扑了出来，牛苇用筷在锅里搅了一圈，瞟了魏裳一眼。

“嗯，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欢迎江、江副主任到任……”魏裳端起了酒杯，说起了开场白。不用招呼，大家都端起了酒杯。是会议嘛自然要有人说话。

“大家都知道，江副主任是个作家，写了一本厚厚的《李小万传奇》。”魏裳用手指比划了一下。“调到我们筹办来，我们是欢迎的，内行嘛。本来今天赖局长要来的，嗯，下午临时被市政府叫去了，省里来了一个副厅长，陪陪，当然，市里的伙食比咱这儿好。”

魏裳咧着嘴无声地笑了一下，笑得暧昧。

这个开场白够长的了。江岩恍惚间感觉到这个笑脸常开的

魏主任有些罗嗦，官味伴着油腻的火锅味在屋内游荡。

大家有些不耐烦，端着酒杯的手悬在半空，僵在那里，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看来他们了解魏裳，捏着酒杯的手同时也捏着无奈。

“魏主任，咱们干了吧。”江岩开口了。

“好，好，嗯，最后几句。李小万纪念馆的修建市委市政府很重视，地方财政这么困难，每年还多多少少拨出经费，比市图书馆强，工资一除就没有买书的钱了，我们呢，买了酱油还可以打点醋。哦，哦，今天江副主任来了，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把纪念馆搞好。同时，也希望江副主任在这里工作愉快。好，干杯！”

“干杯！”

几只酒杯碰了一下。开场白终于结束了，十几只筷子齐刷刷伸向香喷喷油浸浸的火锅中。

一杯酒下肚，嗓子里火辣辣的，自己不会喝酒，少挑起战火。江岩夹起一条鱼鳅，啃了起来。啃着啃着，心里老觉得别扭，说不清为哪宗。

一直没吭声的申一梦瞟了他一眼，然后聚精会神地涮着牛百页。

三天前送走了李云友，江岩邀约申一梦到纪念馆工地看看。纪念馆五六年前就动工了，修修停停。这两年江岩又到省作协当合同制专业作家，虽对纪念馆有所耳闻，但去还是头一遭。

纪念馆虽说在河对岸，走路过去也不远。到了城边，就是大洲坝。据说金鸭子就是从这儿一头扎进江水中，然后托起一长溜江中洲坝。可惜大洲坝名不符实早与陆地连在一起了。早些年，农业学大寨，到处围海围湖围江造田，大洲坝也被人打

了主意。一声令下，全市动员，出钱出力尽义务，呼啦啦一个冬天，就围起了几千公尺长的石堤，活生生将大洲坝与陆地拽在一起。春去夏至，几场暴雨，一场洪水，发怒的团江被收束得无处发泄，头一撞，撕开堤坝，冲进围垦地。几天后，水退了，残破的堤外堤内都是水。烈日一晒，堤内的水发酵发臭，成了蚊蝇和不知好歹的娃娃们捞鱼捉虾的好去处。

踩着鹅卵石上了过河船，艄公冲着江岩笑了一下。江岩认识艄公，早在当娃娃时到河边玩，艄公就在摇过河船。艄公是哑巴，周身上下晒得一色的黑。去年在省上，江岩还见着了艄公，是在电视上，艄公戴着大红花，憨厚地笑着，播音员说他抢救了多少个落水儿童。船儿吱吱呀呀摇了出去，船桨切入淡蓝色水中，带拉出一滴滴白色的水珠，一圈圈水纹不慌不忙向四处扩散。这情景，有多少年了，读小学时过河去祭扫烈士墓，三年自然灾害时同哥哥去对岸山上采野菜，刨剩在土里的红薯根，也是这情景。岁月没能在这江这船这江边黄桷树上打上自己的印记，却让艄公开始老了，昔日的孩童也成了中年人。他有些迷惘。午后的阳光正艳，四处扩散的水波纹推揉着太阳，散落下一片片金光在江水里浮沉，耀人眼目。江岩抬头看看艄公，艄公正挺着胸用劲划着桨，他该有五十多了吧，看不出，只像四十来岁的人。人还是活得单纯好，江岩有些羡慕他。一低头，江岩从舱里迈出去，站在艄公前面，用手比划着电视机、大红花、看见……艄公明白了，咧着厚嘴唇笑，笑的波纹在黝黑的脸膛上荡漾开去，哇哇地说着什么，只可惜，别人听不明白，但完全能感受到他此刻的幸福。

下船的时候，艄公无论如何都不收江岩二人的过河费。

李小万纪念馆工地就在过河码头的小山上。上了坡，就是一大块推平的地，乱草没踝，中间踩出一条小径，通向大门紧

闭的纪念馆。门外几堆砖头上，三五只麻雀叽叽喳喳叫得欢。江岩愣了一下，嘿，怎么不见一个人影，要不是事前知晓，他会怀疑自己走错了路。

“走，我们进去看看。”申一梦不知是看穿了江岩的心事，还是多次经历这样的事。他边带路边说：“你是晓得的，我们市是吃财政饭，有时机关干部发工资还得拖上十天半个月，修纪念馆嘛，有钱就拨上二万三万，没钱就停停看看。再过二年，咱们就成八年抗战罗！”

走到黑漆大门前，申一梦用手掌把大门拍得咚咚山响，“王老头，开门罗，开门！”

江岩觉得这响声不正常，空空洞洞，好像老申的手掌拍在薄薄的一层纸上。还没回过神，老申弯下腰，从门缝往里瞧，嘟哝道：“王老头怕是到后山给麦子浇水去了？”

江岩被门缝吸引住了，一条条拇指宽的缝把门撕成若断若连的几大块，“这是新门呀，还上了黑漆，没启用就咋成了这模样？”他忍不住开口问。

“哦，我是画画的，”申一梦眼神一闪，“基建是魏主任负责。”他嘿嘿笑着脱了干系。

“验收没有？”

“好像验收了。——王老头！王老头！开门！”申一梦用脚在门上踢了一下。破门板闪闪晃晃，呻吟了几下。

院内传来脚步声。大门在刺耳的摩擦声中打开了。

王老头陪着笑，连连寒暄：“申主任，早，吃饭没有？这个领导是……哦，江主任，吃饭没有？”

江岩走进院子，王老头留在后面关门。

“老申，这王老头是我们请的？怎么老是问我们吃饭没有？”

“农民嘛，民以食为天。他帮我们守院子，顺便在后山种些

菜和庄稼，我们不付工钱，两不亏。”

原来如此。江岩瞥见了放在回廊里的柴禾锅勺，一副安营扎寨模样。

看了已建好的三个展室，江岩更糊涂了，这么糟糕的建筑怎么能算竣工验收？他完全不懂建筑，凭常识，起码窗应该关上，白粉墙不应该裂口！

他又忍不住问申一梦。

申一梦环顾左右而言他，以一句话收口袋：“问魏主任嘛。”

江岩心里有些堵。刚来，还是少说为好。他想。

两人信步走出二重院落，出了后门，就是后山，爬上山顶，放开眼睛一看，噫，纪念馆的围墙弯弯曲曲围了好大块地，好几十亩吧。一个纪念馆能有这么一大块地，正好做文章。江岩心里畅快多了。

团江就在山脚下，曲曲弯弯，西边天际来，东边天际没。一带碧水一带阳光，江北岸逶迤的青山，江南岸起伏的小城。此地看山看水看城都是极佳处，将来此处建座朱柱茅顶的亭子，就可取名“三看亭”。清风徐来，阳光融融，江岩心情完全好了。李小万大师晚年在异国他乡，不是以一种凄凉的口吻感叹：看山还是故乡青！他在挥毫落墨，银髯拂动的潇洒中，可有这种无奈？当他心怀壮志少年游，可曾预见人入晚境而故国家山频频入梦的愁怅？……江岩思绪随风飘飘，飘得好远好远……猛然间，心里被什么刺了一下，定定神，问坐在草地上吸烟的老申：

“纪念馆收集了多少收藏品？”

“唔，好像，好像没有啥哟。”

“多多少少总有些吧？”

“好像没有，我没有见过。”